

吳平 回憶錄 主編

楚辭文獻集成

廣陵書社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1954

吳平 回達強 主編

楚辭文獻集成



貳伍

廣陵書社

中國·揚州

楚辭餘論卷上

蔣驥著

論楚辭者。向稱七十二家。古與堂又增之爲八十四家。然率皆評鶩其人文。非能發明考訂。有所增益於是書也。洪慶善述隋唐書志。有皇甫遵訓叅解楚辭七卷。郭璞註十卷。宋處士諸葛楚詞音一卷。劉沓草木虫魚疏二卷。孟奧音一卷。徐逸音一卷。又有僧道騫者。能爲楚聲之讀。朱子慨其漫不復存。無以攷其說之得失。然覽明焦弱侯國史經籍志。載王逸楚辭註十七卷。洪興祖註十七卷。郭璞註三卷。晁補之重定楚辭十六卷。朱子

集註八卷。周少隱贅說四卷。林應辰龍岡楚詞說五卷。黃伯思新校楚辭十卷。翼騷一卷。徐邈釋道騫楚辭音各一卷。高似孫騷略一卷。劉沓吳仁杰草木虫魚疏各二卷。則朱子所弗及見者。或未始不傳於世。特其行未廣耳。余見聞甚夥。所閱前人註解。自漢王叔師章句。宋洪慶善補註。朱晦翁集註外。惟明莆田黃文煥維章之聽直。衡陽王夫薑齋之通釋。嘉興陸時雍昭仲之疏。周拱辰孟侯之草木史。本朝桐城錢澄之飲光之詁。丹陽賀寬瞻度之飲騷。莆田林雲銘西仲之燈。嘉定張詩原雅之貫。宜興徐文煥龍友雲之洗髓。約十餘種。其間

得失相參。別爲分疏。兼抒未盡之懷。附綴篇末。目曰餘論。莊生云。彼亦一是非。此亦一是非。庸知世之不以余言爲訾謷哉。亦姑以存其說而已。

離騷以經名。特後人推尊之詞。王叔師小序以爲經徑也。言依道徑以諫君也。若係作賦本名。可笑甚矣。他若九歌以下。皆綴傳字。亦屬贅設。

騷者詩之變。詩有賦興比。惟騷亦然。但三百篇邊幅短窄。易可窺尋。若騷則渾淪變化。其賦興比錯雜而出。固未可以一律求也。觀朱子騷經所註比賦之類。殆已不盡比附。又通攷其書。惟於騷經前段。倣三百篇之例。分

註最爲詳悉。自沅湘陳詞以下。至蜷局不行。凡一千五百餘言。則以比而賦一語蔽之。九歌猶或間注。九章蓋希矣。至天問遠遊諸篇。則闕如焉。蓋亦知其說之不勝其煩。而變其初例矣。然則註騷者。又何如盡去之爲當也。

原賦二十五篇。情文相生。古今無偶。九辨以下。徒成效顰。晁錄所載。彌爲添足。今例不敢以唐突也。

離騷

說離騷者。言人人殊。紛綸舛錯。不可究詰。惟朱子集註。特爲雅馴。然竊嘗循覽其解。茫乎不得其條理。輒頽然

舍去。蓋自章首至余心可懲。都未區分段落。眾皆競進。以下文勢紛如亂絲。惟覺長頗頷亦何傷。雖九死其未悔。寧泣死而流亡。伏清白以死直。雖體解猶未變。諸語復疊無味一也。女類之言。但云詈其違眾取禍。則始言誓死不悔。久已不恤人言。何煩贅述。且前段往觀四荒。詔毫無照應。二也。陆余身而危死數語。乃是陳詞本意。今但訓古人雖有好脩蒞醞者。亦不敢以爲悔。則與前九死未悔等語。又復陳詞半晌。皆屬無謂。而所謂得中正而上。征者。又絕不知其何故。三也。埃風上征。至蔽美稱惡。皆指寔寔往求而無一遇。則時勢瞭然。下文更何。

用占乎。且靈氛巫咸又仍勸其遠逝。必合。殊為不解。四也。閨中哲王。作分承神女上帝言。但以上無明王。下無賢伯為恨。則原之絕意於楚久矣。不識靈氛所謂狐疑與懷故字者。又何所指。五也。靈氛巫咸語意次第。未見分別。又幾於複矣。六也。靈氛言後。接以幽昧眩曜一段。巫咸言後。接以瓊佩偃蹇一段。未識其安放之法。七也。前段上下求索。既寔往求而不合。則卒章浮游求女。乃為馮婦之舉。不惟文理復沓。而前已乖離。今復糞合於義。難通八也。暇日捐去舊解。獨取本文循繹數過。豁然似有所得。乃知首尾數千百言。雖縈紆磅礴。萬怪惶惑。

然一意相承。珠貫繩聯。其前後次第。所謂夫道若大路。然殆可燭照數計耳。蓋通篇以好脩爲綱領。以從彭咸爲結穴。自篇首至衆芳蕪穢序。其以好脩而獲罪也。自衆皆競進至前聖所厚序。獲罪而不改其脩也。提出依彭咸句爲主。大意皆以死自誓。然語各有次第。衆皆競進以下。本得罪之始言。故第曰頗頷。長太息以下。舉其中言。以多艱爲目。故曰九死。怨靈脩以下。要其終言。以終不察爲目。故曰溘死。流亡。自悔相道以下。又以徒死無益而轉生一念。欲求君四方。開下半篇之局。然好脩終不改也。女類一段。緊承往觀句說入。重並舉好朋句。

言欲相君四方。除是改其好脩。陳辭一段。對照女嬃言。發議重量鑿正杓。言但當擇君而事。而好脩終不可改。所謂中正也。中間上下求索二段。承量鑿正杓之言。而徧觀上下。乃真似好脩之難合。故各以世溷濁二句結之。以証合並舉好朋之言。皆意中遙度之詞。非寔求之。而不合也。閨中四句。因四方無好脩者。而返觀楚國。去住兩難。所謂狐疑也。哲王指楚懷言。靈氛一段。言好脩之必合。而深勸其去楚。以釋其疑。世幽昧以下。証楚之不可留。以寔靈氛之言也。巫咸一段。極言好脩作合之易。而深著戀楚不往之害。以速其行。何瓊佩以下。証

行之不可緩。以寔巫咸之言也。惟茲佩以下。決意遠行。非復爲前此觀望之舉。以是結往觀之局。以是盡好脩之用。半幅縈洄。專爲此舉。然行車未周。忽然中止。則終不忍舍楚而去也。亂曰。以下楚不可留。終歸於爲彭咸。而誓死也。如此則通篇結撰。如天造地設之不可易。極變化皆極明了。而前之所疑。豈不渙然氷釋矣乎。

余既條列其說。復綜其大要以訓之。曰。始以修能事君。

而取嫉於衆。章首至衆芳蕪穢然所脩屢困益堅。惟甘爲彭咸以

誓死而已。衆皆競進至前聖所厚卽或不爲彭咸之死。而觀君四方

亦卒不改其好脩也。悔相道至余心可懲女嬃謂世無用好脩者。往

觀奚益。女嬃嬋媛至不余聽及正之重華而知好脩必非無用在能

擇君而事耳。依前聖至波浪乃試往觀焉則覺四方之嫉惡好脩

誠有如女嬃言者。跪敷衽至稱惡去留靡決心轉狐疑。閨中四句卜之靈

氛則云去必有合也。楚不可留也。索莫茅至故字返觀而其說信

然。世幽昧至申椒不芳又卜之巫咸則云去則作合甚易留則禍至

無期。欲從靈氛至百草不芳再觀而勢益急。何瓊佩至江離於是知女嬃之言

不足信。重華之正果可憑。決計遠行立見好脩之有用

矣。然豈真能一往而忘楚哉。惟茲佩至不行則仍為彭咸以誓死

而已。亂曰以下此一章大指也。

篇中曰好脩曰脩能曰脩名曰前脩曰脩初服曰信脩

脩字凡十一見。首尾照應。着目了然。絕非牽附之見。蓋好脩者其學也。爲彭咸者其忠也。不知好脩者固不能爲彭咸。然或不忍其脩之默默而已。而求用於他國。以自見。則亦必不能爲彭咸。而畢志於楚也。其學可以無所不爲。而其忠也。寧一無所爲。此原之所以與日月爭光也。

離騷下半篇。俱自往觀四荒句生出。只是一意。却翻出無限煙波。然至行車已駕。而卒歸於爲彭咸。則皆如海市蜃樓。自起自滅耳。蓋願依彭咸之遺。則本旨已了。然必於空中千迴百轉。至明言好脩之。必有合傳說。呂望

之功。可以袖手致之。而卒歸死於楚。所以証行道之心。終不勝其忠君之心。而爲彭咸之志。確不可移也。悲回風曰。介眇志之所惑兮。竊賦詩之所明。斯之謂矣。後世弔屈原反離騷之作。乃舉原之所唾棄者。而苦口相規甚矣。其愚也。往觀四荒前有退脩初服一層却於焉能與此終古句暗收拾過

作文有深一步襯法。張司業咏節婦云。事夫誓擬同生死。又曰。還君明珠雙淚垂。然精神却在。感君纏綿意。繫在紅羅襦。二語襯出。蓋惟感之深。繫之密。而卒還之。彌見節之貞。而無與易也。又如論語好仁者無以尚之題。人只解從仁上極形好之之篤耳。惟劉君棨文云。非難。

於獨知仁之可好難於知仁之外甚有可好而終下以
易吾仁也如是則無以尚之精神倍出離騷屢言求君
蓋此意也林西仲乃云作求賢君解是以與國存亡之
箕比認爲朝秦暮楚之蘇張猶顛明已翔於寥廓而虞
者猶視諸藪澤悲夫

楚辭章法絕竒處如離騷本意只注從彭咸之所居句
却用將往觀乎四荒開下半篇之局臨末以蜷局顧而
不行跌轉與思美人本意只注思彭咸之故句却用聊
假日以須時開下半篇臨末以願及日之未暮跌轉悲
回風本意未欲遽死却用託彭咸之所居開下半篇臨

末以任重石之何益。跌轉。招魂本意。只注魂兮歸來哀。江南句。却全篇用巫咸口中。侈陳入脩門之樂。臨末以亂詞發。春南征。跌轉。機法並同。純用客意。飛舞騰那。寫來如火。如錦。使人目迷心眩。杳不知叮哇所在。此千古未有之格。亦說騷者。千年未揭之祕也。故於騷經以求君他國爲疑。於招魂以譎怪荒淫爲誚。而不知皆幻境也。觀雲霞之變態。而以爲天體在是。可謂知天者乎。朱子排王叔師五臣洪慶善之說。以上下求索爲求賢君。全首文理。如絲絲入扣。後人視爲不入耳之談。或以帝爲天帝。或以喻楚懷。或以女爲賢士。或以爲賢配。紛